

金

壺

七

墨

金壺浪墨卷三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將軍

某太守

宗感澤

吳淞之變

吳淞從殉

蛇魚避災

同止庵

遼事詩

懷懷詞

淮陽

八大寺

戚先生

水忠詩

銀價

瓜洲警信

鎮江之亂

丹徒生

舞刀

江壽民

僞囚荷柳

平山堂

劉申丞書

周林

老農

吹簫賦秋雲

金甌浪墨卷三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斯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增築海口礮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姁如家人軍中呼爲陳佛故人樂爲用守禦特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

軍帥領南來者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知州鄂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帘幙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爲之國爐擁酒伯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啓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章有賄

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某知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簿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

也某笑不答。一友踟躇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寧無富家郎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咸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間。不自知其籍里。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子客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年少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咸痛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顧冥心以審事。澄識

以觀人人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載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資。質樸者易晦。又非適用之品。蓋嘗持此以相天下士。十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有成福生者。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爲時譽所歸。顧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擣蒲狹邪。樂之不疲也。感澤雖篤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爲偶。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能之。冠其儔侶。以故知兩生者。莫不善感澤而薄福生。感澤旣益。長生計甚窘。又不善治家人產。孝廉秦氏。醵金十家助之。因益

得肆力於學。甫冠。以優行貢。京師。孝廉大喜。閩人成
太守。與其僚友。亦致厚贐。先世故交。金玉之投贈。書籍
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屬。決其非池中物
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屢躋場屋。他日又以錄
科失名。聲譽大損。嚮之期望殷勤者。稍稍納交。福生而
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恚曰。毋憂。豈有才品。如感澤
而長貧賤者哉。吾不能作逐臭夫。朝暮反覆。歲時饋遺。
如故。其黠者。羣笑。孝廉未幾。感澤患痺濕。幾死。又喪偶。
困頓無人狀。自是常與子游。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

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乍浦。乍浦爲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守輪船一至發礮數聲屯卒八千同時解甲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礮臺爲犄角某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麾戰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爲所震自亂則敗矣。

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卽不勝。得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橫繫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遽命礮擊敵船。銃礮亦發。雷轟電掣。聲震百餘里。煙燄蔽空。自卯及巳。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沮欲退。我軍噪而奮。方事之殷。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於衆。親帥世榮等。憑高瞭望。指揮弁兵。銃礮子錯落如雨。鏐鏐從冠側過。公行所無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制軍鑑駐節。

寶山間勝趨出將及西臺夷人以遠鏡窺見其軍巨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遽呼曰制軍傷矣師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日事不可爲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談汝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礮中公顛復強起手撻巨銃創重歆血死夷人旣入寶山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爾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副將連昇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薨也。麾下弁兵從殉者八十人。字簡章。印福。龔增齡。于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爲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榮升。又屢擒紅鬍教匪。擢官。每日武官臨陣。斯爲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答曰。我年十六。卽食國饒。今焉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倭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移。無不如志。當東臺卻走時。衆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勵。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時。公

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衆其誅之由是士心始
回公卒衆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標
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舊制軍奏復其官至是獨
負公尸匿廬葦中越十二日斂於嘉定面如生臂膀及
胸受銃礮創者八百姓罷市哭奠繪象二一貽其子一
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閱寒暑欽使裕謙公嘗以
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語
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僨事而制軍去之
蘇州再去之江甯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爲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松太道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晉省請兵扁舟預遁優游於降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爲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歎曰大事去矣呼渡船棹至中流探百錢予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頗承剛少隸兵籍分汎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

投於泮池。見者拯之。頗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鹽城池失守。未有如漚上之易者也。曹部一空。而兵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於黃浦。西入漚澱。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出於礮臺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爲避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鼉有焉。斯揚公頗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荆溪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恒蹊。而世

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既見涇人包丈頃伯字歎曰同
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臻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
擊絕工嘗販鹽出人私梟間動輒爭鬪莫能敵也會南
中不靖潛帥周公靜降招集壯勇日加訓練率擎刀槊
之法戰陣坐作之圖俾止翁教之署中掘坎數尺率諸
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丈八而止由是便
利者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爲善遂請設局勸捐
脩城池爲保薦計而不知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
陣善守者更不庄哉也

邊事詩

同人詠邊事詩陸小巖師取鈞四律云百粵山河闢奧
區幅員恢廓古來無雲封嶺海分夷夏地極詹崖入版
圖強虜不須窺肘腋同袍爭欲効馳驅將軍別有和戎
計自體天恩不忍誅天臨寰宇靜無爭誰使巖疆敵
蠆生險要鑿山連象郡帆檣填海偪羊城南邦重鎮消
珠寇北極樞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
畏長征吳宮花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唳鶴哀節鉞登壇
延寇入笙歌行酒挾春來頻聞徵調資防禦坐使平章

論貨財守令莫辭供億苦年荒時難亦天災累朝威
令奉當陽大將勲名震遠方萬里沙場開虎帳百年
韜略憶龍驤東南芻粟艱飛輓西北戎夷角富强聞道
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策邊疆師親見乾隆中武功
之盛閱末首尤爲慨然

懊惱詞

嘉善謝廣甫孝廉有懊惱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
寓當事姓名最爲蘊藉錄其三律云望歲心情比望君
閒揮羽扇對斜陽未分黑白聊同奕略認丹青漫論文

孤負伊言盟。是海苦留余。生夢爲雲仙。源特與劉郎守。
雞犬中宵靜。不聞霧迷三里入。空城蟻陣空排。夢不成。
憐妾苦吟河滿子。勸郎休唱董逃行。簞錢已罄。還令贖。
國草全輸。且說贏。最恨自家堤上柳。漫天飛絮。與春情。
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剎那。夫婿他家。貂不足。
郎君舊巷燕何多。遙天唳鶴。絕鷺浦。昨夜牽牛已渡河。
却憶陳王空秋馬。誓將謠者託徵歌。第一首指奕文伊。
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夷獲我民人。勒價取贖。故有。
簞錢之句。而乍浦駐防男婦被兵最苦。故曰憐妾云云。

次首結句指漢奸牽牛句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借宿
化成軍門也

淮關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
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鈞宰歸自清
江早關未放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慄以待久之衆擁
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柬討關少
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嗾從
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用子

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習於九者。知幾本。是人姓孫。名曰老谷。關督司閤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闍思。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十。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齋。若供洒埽。量方而使。秩然不紊。居恆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食。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

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間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卽恕也。儒者嘗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梗概。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已非人。詭譎嗔嗃。不可以爲家。彼台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已思乎。

戚先生

戚先生湖南資性超曠。少穎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爲文章。清轉空靈。日成七八藝。各有程式。最善啓發。

童子心思生平矜尙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干人。顧好爲狹邪遊。不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爲喪品。視夫攫名奪利。廢恥盡沮者。其輕重何如也。雖然。吾知過矣。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鄉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鞠躬趨進。拱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衆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某君交一語。或一轉詢及之。揚揚然意氣自得。輒誇於妻子。以爲榮。獨先生至。傲然上坐。無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鈍拙者。和之。其識時。

務者不謂然也。聞爲近體詩。風致宕往。秦淮句云。多情
蘇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蘆香盡有餘
溫。午夢初回獨閉門。日色沈沈飛不起。楊花端底是春
魂。或云。木齋周先生句。鈞宰早孤家貧不能結交賢豪。
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謬承獎借。所以期望之甚
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憶友云。十載鄉關思。彭
城舊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山色柴門外。河聲

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半巢居。苦雨寄屠西園云。四
野休農日。洪湖萬頃來。極天寒浪濶。中澤旅鴻哀。緒舊
終貽患。蠲除幸郢災。問君川二頃。何計理蒿萊。風雨連
城隔。今朝山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憫窮途。已設黔敖
食。誰摹鄭氏圖。匡時如有策。未合哂儒迂。送陸春堂還
宿遷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
水非。晚煙沈一縷。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幸已
歸。讀史云。大道盡荆棘。驅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恥。文字
舊儒名。浪瀾龍蛇舞。巢危燕雀驚。浮沈嗟若輩。寰海望

身○平○江○湖○豈○莫○挽○薄○俗○竟○如○何○臣○力○模○倣○畢○輿○情○拂○鬱○
多○經○緯○付○冥○漠○豪○傑○仕○銷○磨○境○遇○知○誰○侍○吾○徒○祇○嘯○歌○
又○雜○句○饑○寒○吾○輩○幸○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綢○繆○未○
雨○難○新○秋○青○一○尺○化○作○碧○溪○煙○寶○應○陸○小○巖○師○句○云○門○
帖○宜○春○亦○可○憐○強○隨○兒○女○說○迎○年○鄰○家○閉○戶○無○消○息○元○
旦○誰○知○已○禁○煙○同○邑○汪○特○庵○先○生○句○云○幾○家○村○落○爨○煙○
疏○稚○子○啼○饑○熟○睡○無○樂○得○蓬○廬○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
租○盧○丈○一○枕○句○云○洪○澤○已○傾○三○百○里○笙○歌○猶○豔○一○家○歡○
燕○巢○破○庭○愁○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沈○痛○而○近○於○巖○

矣。吾郡自湖猪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黃河距城二十里而遙，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隄防尤爲險要。錄詩以見河湖二瀆爲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價

國初銀一兩值錢千，是爲平價。其後屢貴屢賤，自七百至于三百不等。江南日用交易以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猶是當日銀賤之徵。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潰防決藩，鴉片內行，白

金外漏故也。先是西番鑄銀爲錢，大小不等，文爲西洋年月及大馬之形，幕爲夷女面。閩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攬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貴數十文，取攜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魏默深刺史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攬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內地仿鑄，必設局，設局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剝蝕參融，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止。上居其名，下享其利，而事仍窒礙不可行。百事得人爲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慎，絕不染指之人，則亘

古所尤難也。

瓜洲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

鈞宰

偕往遊焉。甘泉王仲成、江都

李爾友、寶應劉曉嵐、默生及

鈞宰

五人皆以五月生。

鈞

年十七曉嵐最長年二十三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

成家善釀預作百歲酒。默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

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與磁者。尊卣尊發不一其類。六月

中旬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爲小詞以調成之。

先後次第取之詞無新意及剽襲者罰命歌者雙雲慧

蘭。彈。等。作。酒。子。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興。
會。淋。漓。曉。嵐。莫。得。螺。盃。搆。忍。間。爲。子。所。有。先。慍。而。後。笑。
子。復。爲。祝。英。臺。近。聞。情。調。之。云。篆。煙。霏。花。影。度。樓。外。警。
鐘。鼓。小。別。經。春。絲。柳。溼。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
教。說。也。從。何。說。與。暗。中。覷。無。意。觸。了。微。嗔。盈。盈。復。歡。
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牽。花。暗。訴。被。
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友。笑。曰。既。失。螺。盃。復。遭。訕。笑。我。
爲。曉。風。不。平。已。而。夕。陽。將。頽。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
色。藝。將。爲。秉。燭。之。遊。丹。徒。趙。伯。雨。倉。皇。尋。至。曰。英。吉。利。

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爲樂。耶於是致與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避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遷居揚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旣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伺蘇州。慮淺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澤。夷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甌山守兵新鑄萬八千觔礮發之。聲震江南北。然夷船游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士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

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蠱惑窮民，至以洋錢一枚，市胡椒數粒，鄉僻百姓，願効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爲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夷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埒於寧波。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驍騎校祥雲投水死。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陣斃於敵。妻卹琅罕濟勒偶氏懼遭污辱，掩面以利刃刺殺二女，然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爲一郡精華所萃，夷梳之，兵勇篋之，土寇又薙之，富民遷徙者。

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甯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
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公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
斬剽劫者以徇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課徒廟中城陷貧不能行生素魁偉苦無藏
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倖免夷至獲之牽之歸而夷
婦愛之甚加寵幸顧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夷婦輒
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曰勿懼少住數
日百倍於棲身破廟間終歲明晤也他日飼以酥酪生

食婦。噉少許，強之甘美，中微覺辛辣。食甫半，慾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臊之氣，不可嚮邇，屢乞釋歸。夷人怒，欲沈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子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邀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堞間，河流有聲。佩君旣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猿。城外居民方露坐納

涼○環○而○觀○者○如○堵○。城○門○邏○卒○驚○走○相○問○。佩○君○舉○佩○刀○斫○
樹○。曰○鼠○子○而○翁○遣○酒○興○耳○。視○其○樹○中○斫○已○斷○。卒○遂○巡○繚○
項○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爲○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
清○淮○濱○。月○明○如○水○沙○如○銀○。刀○光○月○光○兩○相○過○。六○月○寒○芒○
徹○肌○骨○。風○馳○水○激○。月○復○昏○四○方○。決○盪○天○無○根○。虹○氣○騰○空○
正○龍○統○。血○腥○道○地○。妖○狐○奔○城○門○。小○卒○縮○頭○返○。環○觀○之○人○
驚○破○膽○。卽○今○南○郡○。日○多○事○。古○三○吏○。尉○詩○君○斯○。君○言○刀○法○
固○有○真○。初○若○寒○慄○。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曠○。八○荒○不○動○
無○驚○塵○。惜○哉○不○合○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

極雄溫尙是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煙無所表見
僅以團練得守備而卒

江壽民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善凡養老慈幼救生贍死諸局
次第舉行經理捐貲嚴以萬千計而賣字爲活貧窶如
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盛額憂慮
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諾諾無一語某負手
繞行廊柱間無所爲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
財耳集金賂夷可免侵犯壽民既與磋商酌議白之都

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危。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
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寶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
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
作悖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
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餽送羊豕雞鵝等物。約不得殺人。
淫掠。揚人情此不遷。比賊至。殘虐如故。由是百姓怨之。
賊酋不厭其欲。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
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
勝誅哉。

偽四荷柳

七月夷目僕鼎查率衆至江甯牛制軍耆中丞欽使
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
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嚮午而破比至鎮江
一礮而陷堅城此其勢尙可敵乎諸公別有退夷策良
善不則議和之外竊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然乃使巡
捕張攀龍相國閩人五品銜張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
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攀龍曰某等爲大府親近吏先
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

僕鼎查曰歸告爾官若誠心議和者償我川資歸我兵
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統粵閩江浙天津爲五口
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巴葛二目二目進曰伊相
國曩駐廣東嘗獲我國人輒縱之歸遇我有恩禮今爲
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後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
銀爲外省事或可酌計土地必俟奏定月之二十日
批摺回省朝廷軫念生靈俯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厦
門俟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宴夷靖海寺夷目數輩
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

者指摘唾罵競以泥砂瓦礫擲之其一人傷額及額夷
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衆無可指
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僞爲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
之事竣護衛南還

平山堂

廣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容園爲最黃園次之最後至
平山堂平山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
煙雲縹緲巒壑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
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躡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

腰○膝○而○梯○之○鼠○伏○猿○升○必○絕○幽○歷○險○而○後○止○旣○而○憚○其○
勞○也○攜○筇○散○步○隨○意○所○之○遠○矚○高○瞻○不○復○造○極○而○局○外○
歆○羨○之○況○半○途○想○望○之○情○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
來○顯○達○諸○公○繕○治○園○亭○預○爲○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
木○經○營○位○置○敝○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
快○然○處○之○吾○瞰○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
者○而○憩○焉○誰○謂○斯○日○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
園○而○吾○乃○百○十○其○園○選○勝○徵○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
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已○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固○矣○平○

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變起。朝廷慎簡疆臣。而浙撫劉公韻珂鎮定審詳。爲時論所治服。夷人就撫之後。公致直隸訥制軍書云。浙省軍興以來。商民助餉。爲數已多。甯郡爲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歉。饑民滋事。集貲賑濟。實已竭蹶。復以贖夷之銀。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爲怨怒之氣。故剿夷之銀。可勸捐。而贖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

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慙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帑藏空虛。脂膏罄竭。軍無鬪志。民有亂心。戰固敗。守亦敗。和復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逆夷之反復興否。姑不具論。卽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僂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放火各犯外。其爲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跡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旣以兵脅和。夜

郎自大進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升邢避
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
三也不戰之民干犯國法一經逮問則竄身夷館卽
屬干城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
將提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
師將弁本多怯儒洋盜出沒搶劫商旅或懸一大英國
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脅通商
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爲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
設關而彼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煙杲杲出日園

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煙禁大開鬼市
將成八也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煙禁煙專爲漏銀鴉
片仍行銀盡可待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
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匱民窮且生他變卽戢兵
亦復何及十也撫綏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定
必預防流弊而鄙人鯁鯁過慮者不得不卽管蠡之見
更爲執事陳之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者甚多退兵
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卽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
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

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舊嫌，屢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頗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錦，及今誘獲之郭僕、義子陳祿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索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擬議一經追究，必唇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

明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戲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脩造礮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猜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

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卽起與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拆毀定海城垣。建造夷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卽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夷船旣多。漏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釁端之開。卽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語。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

知也。書中所慮。隳海防。抗官法。鬪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夷人蓄志天津。多方挾制。出後觀之。不爽。殊參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蒙面畏葸輩。掣肘其間。夷雖狡。豈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夜夢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盃而過者。周林指而笑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詭應曰。然是吾西鄰。曩嘗欲納爲妾。而妻不容者。他日與子就飲於其

家言已入市各食麥餌而別女子中表兄鄒生者名麟，讀書女家女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潛入自竄滅火以卽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爲夫婦何以呼爲女疑鄒麟遂不語李裕淫焉旣嫁私以間鄒鄒曰未也悔而縊女父母訟之官索厚賄鄒弗應治以嚴刑瘐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患將渡江李裕待月於江渚嚮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握刃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堪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旣歸李喪而自

返於室戶外有屢窺之其婦與一少年坐而嬉周怒反
罵其門而鬪於室中婦人舉杖授周少年奪之以擊周
中額而死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
子之廕廕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
子廕典降一等或曰難廕國恩也在家庭爲不幸祖
父殺身而卹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扶杖
而觀曰是亦人耳嚮者某尚書侍郎之生榮之而弗思

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主也。孟子曰。農乃微言。

吹簫賦秋雲

子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揮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脩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爲之不適三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絲豪竹。按拍清歌。及嫠婦怨女。宛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其藝必蒙褒賞。非是索索然無

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爲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鄰人
善歌者吹。遂西寺以試之。旣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
之乎。戲題賦後云。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才。
知爾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爲管絃開。同學諸君遂有吹
遂賦秋雲之誚。

金壺浪墨卷四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州縣積弊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秀士書

鬼劫

教匪遺孽

捻匪初起

董阿虎

荻莊補襖

牀下星光

學可齋詩

周生

王甲

漕變

洪秀泉

鄉閭章程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棲霞

燕子磯

報恩寺

秦淮

靈谷寺

宏濟寺

石城橋夷人

試院旗竿

牛女詞

金壘浪墨卷四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州縣積習

州縣爲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直省爲州縣之積。大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責重監司。嚴禁獎源。尤爲探本之論。一日勅撥交代。州縣莅任。稟揭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怒。或謂

簡或改教。甚至假事芟去。而虧空莫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籌補幫助。賄賂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批解錢糧中扣除。而錢糧飭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邊公議。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緞疋銀牌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減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厨一廁。惟附郭之州縣是問。而闔省均攤焉。五曰壓薦幕友。刑名錢穀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歲致束脩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條。六

曰濫送長隨。州縣旣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旣難人人飽欲。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閒員。所得無幾。而州縣程儀水腳積少成多。或因饋送不遂。醵弄是非。則掣用更甚。八曰提省羈留。州縣果不勝任。卽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申。救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焉。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焉。其於百姓魚肉也。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果何出而致

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徒以不肖州縣爲解。恐吏治終無起色也。未幾侍御外用。洊擢封圻。坐而言卽起而行。宜其在艱鉅。戒因循而力改舊觀歟。

元夕觀燈

淮揚燈節最盛。魚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農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爲之。頗稱精巧。鹽務改票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香。猶見昇平景象。嘗與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

昏霧○海銀蟾○挂春樹○萬家車馬○艷燈宵○我亦隨人踏○
歌○去○花○街○雲○幕○淨○無○塵○冠○玉○釵○金○認○未○真○歌○舞○不○知○何○
處○盛○綺○羅○盼○煞○此○時○人○忽○聞○百○戲○前○頭○列○舞○鳳○盤○龍○行○
復○歇○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
散○閒○嬉○遊○士○女○且○徘徊○祇○憐○景○象○當○春○好○豈○爲○魚○龍○耀○
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駕○鰲○山○入○宮○禁○天○上○壽○甘○
清○靜○宵○人○間○纔○得○豐○成○慶○歸○去○銀○缸○慘○淡○明○層○樓○複○閣○
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夜○行○時○道○光○二○
十○三○年○癸○卯○正○月○也○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
察勤惰尤嚴每曰汝輩傭一日工取值二百一日以六
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羣匠以是
怨之木工某年六十矣見王至偃卧不動王責其惰曰
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室程氏程營花園督責
急負重登高實傷臂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頽
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臂痛不止是以病而惰耳王聞之
嗒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因出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云。惟公歷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郡俞堂陞。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啓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

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
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
不敢越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
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
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
官囊獨充矣。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
矣。軍額既缺。器械不長。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
署。官無久任。科派並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
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諺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

臬之咎不足爲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尙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戮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懾

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鐫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鐫級逆夷。醢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亦不敢爲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略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餽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直驚駭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敗壞。閣下當深悉其爲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爲逆夷笑。且使安南琉

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
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
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
盡忠矣。而責宜恕。今事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
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爲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爲
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
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
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爲國

家計卽爲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
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
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鄧周
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母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
購活漢奸爲良策簡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
攘外閣下試爲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
福也卽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
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爲閣下恕也某不幸辱
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

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
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
撫河南。嘗讞獄刑。斃屬僚命。致于吏議。削職發軍。董公
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鞠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
脛骨至碎。因時爲治。與煦嫗姑息者不同。鄧公亦爲
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
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
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鬼劫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互市議定廣東寧波高起洋樓聯縣數里攜妻孥子爲久遠生聚計近日到至上海買城北地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既與中國立石爲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爲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爲叢墓之墟富厚之家遷柩改葬貧民無力者聽其平毀墳墓木椿石柱鏜然直下殘屍粉骨轉眼樓臺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爲生人劫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間言火器之利者曰法

耶機卽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於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壽慶弔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費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教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爲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

教申之隱語。又令盤膝靜坐。名爲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爲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爲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婢蘇姓。年二十餘。姿貌脩整。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沆教。出家居白雲庵。習脩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爲師。執贄奉東。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卧房之中。重重間隔。分一房爲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卽白晝持火。人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輒類紛歧。雖狐鼠餘生。

不足爲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擒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盜賊間作。名曰結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團堡。修堅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賴毫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劫掠最橫。以朱梁鬚號曰紅鬍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爲擒匪之始。自

嘉慶甲戌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
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
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顛預了事以圖自
前之安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
較著有令人慌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爲業
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
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

寒暑不適輒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構茅屋數椽
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羸幾何多一人
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召之奪母甘耳卒不
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
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
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荻莊補襖

先伯父少霞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棄養力學甚苦
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籤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

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畏暑溼。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旁皇思母。亦棄官歸。孝行載養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農邱勤子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劘。日讀米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瞑目澄心。恆自嚮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所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嘗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盛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僑盧蓉湖及潘邱四先生。補袂於城北之荻莊。時隔岸柳衣園有羣少攜妓喧飲。管絃嘈雜。而

公等行吟水次。前喁後于一詠一觴。雅俗迴別。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廣文首倡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僑先生善畫。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禊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風味新。別饒閒曠意。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幽棲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煙。流水足觴詠。禽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叟。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閒身。脩竹塢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墅

漸成雨風涼。緣地偏雲閒。一坡樹花落。半溪煙斜日度。
飛鳥浩波催去船。流觴忽生感。隔岸且鳴絃。四農先生
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綠如春酒。
借得荒園貼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
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
人去人來如過鳥。飄零陳迹知多少。百歲長并汗漫遊。
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萍。偶然幽境續蘭亭。
鶯啼兩岸樹陰綠。鷗泛一池天影青。婁東才子羣書庫。
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舅盧敖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櫨賦。

披襟一笑話清寒。貴客還推首。荷盤畫上青山。何處賣
囊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
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鴉。
一聲歸槩。落溪霞。重來此地。尋秋。襖漁唱。西風荻。又花
養一齋集。卽先生所著詩文。非李中耆兆洛之養一齋
也。先生名德輿。戊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盛爲竹汀錢氏
高足弟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婁江。朱名紉。自稱南郭
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齁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爍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喝之。遂隱比就枕臥。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屢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予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卽擒得。然一臥牀上一匿牀下。實偪處此。正不知其跼蹐何如耳。

學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寶應城北之陸氏莊。柴門臨水。老樹環村。鷺白鳬青。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巖先生之學可齋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勸勉。或圍爐集飲。或短櫂迎涼。春深則舞蝶窺人。秋爽則寒螿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執幽風而詢農事。舉爾雅以證魚經。牧唱樵歌。與書聲相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震鈞祇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

云漁舍朝成市。花田畝。有秋夜行云。匹馬街煙出。孤燈影。夢行涿州云。沙路飛塵雨。虹橋走石雷。贈友云。聯吟消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罷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鬪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笠衝風時作語。曉鞍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軼時輩。獨寄遙情。時家兄叔丹庶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闡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黃當爲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感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澎湃。揚塵突堞。屋宇爲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尙在閩浙間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羣蟻往來。闕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曷往運諸。主人趨視。果有碎米秕糠數撮。蓋飼雞之餘。衆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者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庾子山雪。精壹志金石爲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句長嘯而出。衆方錯愕。而主人妻妾交訴。

金盞張墨
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爲之粲然感澤以告鉢池生。
生曰：非算數卽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
聽者妄也。

王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者，江西人，說
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妻陳，陳美而賢，李
妬而很，而貌亦中人，乙爲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
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
嫁之。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

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僞語。以爲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者。載之。及城而後改妝焉。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爲不知者。陳氏將臥。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爲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拄。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卽出矣。勿遽問足跡。地上有

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衆見髻髮白飾洵洵扶曳登輿。
李呼誤。衆皆不聞。及城易粧。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
笑曰。是遁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卽誤不可反矣。代解衣
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
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
諸官。衆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
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
河生曰。巧哉天也。

潛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爲肥。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爲首。抗糧不完。聚衆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謀。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衆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

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爲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聞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爲撫軍張氏劾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瘠民貧。獐獠雜處。林深菁密。久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

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諗知武備廢弛。官兵懦怯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爲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爲香火。實則供其饕餮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爲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種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衆。廣東花縣人鄭秀泉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泉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顧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爲

秀泉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
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令。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
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愿稱耶蘇神異。上帝命勸世人。
皈依耶蘇。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
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饑也。
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
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虺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强取。不多。
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
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

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沈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鄉闈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丈鏡青。喬二劍秋。及予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編脩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文闈剔弊。功令較嚴。江南合兩省爲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千。嚮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成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甯。分爲三

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礮懸旗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中西間即可扃門場內則膳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洽然感頌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爲早遲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符擁塞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齧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聯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

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卽
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爲誦。先君雨過高郵句。
云。重來鬢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推蓬晴
不得。浪花都到藕塘西。岸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
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鬢社湖
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
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

岸萬里海爲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
處。幾輩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
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羣山
隱太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泝江而上。萬
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峰。矗立雲表。望山頂
如有叢茅。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
可十數圍。相傳爲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茸茸者
常在目也。

一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巖石如喙凸出。
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然同人登。
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逡巡二分垂在外。
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
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
叫。同人爲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
與大笑而行。鏡青丈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
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爲勇。劍秋云。太史公有
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

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
夜。鮫宮靜。當頭鬼魄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檣燈。地
濶。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筴。絕頂約同登。當
時鄰船。掀篷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峰
白。江落天涯一綫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峙
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
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

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爲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沓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爲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爲。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簫管凌雲輒謂此間
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
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
蕩小舟設醇酒一二知己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
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
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殼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
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
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簫十三樓。

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鈎。莫唱後庭花。一闋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壁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王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

光滑如鏡。卽爲佛座屏風。又鐵翦一具。兩股橫徑七
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
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
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翦乎。何
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爲筒。高下曲折。首
尾相銜。達於厨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旣久。薄暮馳
歸。入海叢巾。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
開。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驄馬看
山廻。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幾於日不暇
給。宏濟爲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趺坐石洞中。不食不
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僞
爲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旣徧。復登磯上。紀之以詩。
云。銅魚初放。城村酤未開市。放櫂秋江。湄浩然歷諸
寺。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
至。一石龜伸趺。一壁鳥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
峙。陽崖形遠撐。陰罅勢深閉。當頭一傾頽。性命不可

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游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
地履平慕高騫雄磯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
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茸茸樹如
薺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
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鬪奇
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碧晴高準鬚髯環腮從一
通事操粵音各攜書籍數十帙字皆漢文問之曰天主

傳也。略言天主生三子。季曰耶蘇。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聞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詈之。通事怒形於色。嗷嗷然轉以告夷夷人。遽前毆生。衆方調解。有壯士排衆直前曰。夷何在。衆指曰。此壯士曰。爲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當。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歷言救人被刑事。壯士曰。盡乎。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祇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

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過矣。不然天下待救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奈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世人孰大孰小。夷既瞠目相視衆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至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痛罪苦不乏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之已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恚不能發一語衆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溷我拳。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

者鉢池山農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
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輒爲所敝夷之學藝
也不成不已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旣死後
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
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鳥雀結巢衆雛啞啞一日雷電
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厯厯斧鑿痕欲
下不下盤旋久之旣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木分析爲

二搖搖如懸旌而斗中羣鳥無恙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命彼傷胎破卵貪饕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設讌飲焉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爲題拈得者卽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爲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聘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儂采桑東海扶桑有盡時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